



每逢佳节

回王吴军

## 革年素腊八

一进入腊月，年的气息就渐渐浓郁了起来，而“腊八”则是年的序幕，这就和唱戏一样，“腊八”的序曲唱响之后，在飘漾着“腊八粥”的香喷喷的气息里，春节才会盛装登场。

在我生活了十几年的乡下老家，一到“腊八”，大人们常常就会说一句俗话：“大小孩子不要馋，过了腊八就过年。”说明了“腊八”是春节的开始。不过，老家还有一句俗语，说是“革年素腊八”，由此可见，“腊八”这天的食俗也是颇为讲究的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

对于“腊八”这个节日，我非常感兴趣，觉得它蕴涵了美丽温馨独特的民族情调。为此，我专门翻阅了一些相关史料，才知道了“腊八”的悠久历史。原来，古代的年底冬闲时，常常有腊祭的习俗，“腊”是一种祭祀的名称，所以，岁末之月被称为“腊月”。同时，古代的腊祭大多都定在十二月的戊日（腊月初八）这天进行，而且，祭祀之神正好是八位，因此，“腊八”就逐渐成了一个传统节日而流传了下来。古代腊祭的时候，以许多牲畜为祭品，祭品太多，一下子吃不完，就洗净之后洒上盐，挂到屋檐下风干起来，慢慢食用。这些腊祭留下来的肉制品，被称为“腊味”，味道好，名字也好。

我的老家煮“腊八粥”，常常用大米、小米、豇豆、豌豆、绿豆等八种粮食和大枣、花生仁熬煮而成。其意思是期盼来年的收成早日五谷丰登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煮“腊八粥”时总是要用很长时间，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用慢火炖“腊八粥”，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太阳升起来。我曾经问过母亲，“腊八粥”为什么要煮那么长时间？母亲说，煮“腊八粥”一定要黏稠，“黏”是“连”的意思，是说以后能够“连年丰收”。而且，家里吃“腊八粥”的时候，一定剩余下来一些，母亲说，这是图个“年年有余”的吉利。

如今我离开乡下老家到城市生活，每到“腊八”的前夕，母亲总是打来电话，一遍遍嘱咐我在“腊八”这天一定要煮“腊八粥”吃，这样，才能在来年大吉大利。母亲的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却总是让我想起故乡，想起故乡的土地和庄稼。我在“腊八”这天一定会煮“腊八粥”吃的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在那香喷喷的气息里尽情感受一种温暖和美好。人生的旅途中，有温馨可以拥抱，有希望可以憧憬，有幸福可以相依，才让人感到活得充实，活得有意思。

小时候，我跟着外婆在乡下过。村子的附近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寺院，叫大海寺，好多人百里之外前来朝拜。外婆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我体弱多病，她除了背我往医院跑之外，还没少往寺里跑。初一、十五，佛祖大大小小的庆日都不落下。

腊八节的这天早上，外婆四五点钟就起了床。她要先给一家人熬腊八粥。腊八粥的原料是五谷杂粮，暗含五谷丰登之意。大米小米糯米麦仁玉米仁红豆绿豆黄豆红枣等十多种原料，头天晚上就拣好了，该淘的淘，该泡的泡，第二天早上一锅煮就是。

在腊八粥氤氲的香气里，我起了床，肚子里的馋虫勾引得我直往外冒口水。要知道在平时，是很少吃到这样的粥的。可是，粥熬好后，我不能先吃，得跟着外婆先到寺院去。

等到寺里的僧人给我们开启了院门，外婆就把我推到头里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僧人，期待着什么。僧人似乎深明她的心思，摸摸我的头，双手合十，两眼微闭，念了句保佑之类的祝词，外



草堂文画

回冯杰

## 乌鸦与喜鹊

乌鸦长得丑，在民间却有“孝鸟”之称。据说它“反哺”，老鸦暮年，不能觅食了，小鸦会衔食喂养老鸟。

喜鹊长得漂亮，却背有“不孝”的名声。在北中原乡下有民谚：“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像古时小说家的“有诗为证”。是白纸黑字的事。

这两种“鸟”，我在现实中都见过。

## 天堂里有没有腊八粥

婆的脸上遂一片喜色。

寺院里支着几口大锅，外婆领我给佛祖菩萨诸神一一上香之后，就帮忙烧火煮饭——也是熬五谷杂粮的粥饭，给善男信女们喝。传说这天是“释迦牟尼得道日”。释迦牟尼佛祖6年苦行，每天只吃一些麻麦，常年不得温饱。学习期满时，衣衫褴褛，容貌枯槁的他疲惫不堪走下迦叶山，坐在河畔，向村人乞讨。村中一牧牛女子，用钵盂煮牛奶给释迦牟尼吃，使佛祖很快恢复健康。后来，寺院里年年的腊八，都要布施饮食以示纪念。人们也相信，喝了寺里的腊八粥，能够保一年的平安健康。因此，谁家有体弱多病的老人孩子，都争取讨到一碗寺里的腊八粥。这，我当时并不知道。

寺里的腊八粥都有些什么材料我已经无从记忆，因为惦记着家里粥饭的香气，我对寺里的粥饭并无好感——清汤寡水的，也没有家里的饭香好闻，因此我吃得很不舒心。寺院里的善男信女越来越多，到处香烟缭绕。当我感觉吞吐呼吸都是烟气，连眼泪都要被烟气熏出来的时候，

外婆就该拉着我回家了。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太阳红彤彤的，照着光秃秃的树，很好看。我却无暇留恋，家里粥饭的香气老在我脑子里缭绕。

谁知回到家里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锅里已经不剩几粒米啦！全被我舅舅那帮子“饕餮之徒”吃了个精光。我气得哇哇大哭起来，把满腹的怨气都撒在外婆身上。

这样的教训是多么深刻，以至于第二年我还“粒粒”在目！说什么也不跟外婆到寺里去，直到外婆特意把粥舀好一大搪瓷碗，藏好，又许诺我买大白兔奶糖，我才肯跟着她去。

外婆不在的这些年，我总会在一些时候想起她。

我们难忘一样食物，往往是“怀念”的味道更浓厚一些吧？是因为它跟怀念的人、事有关。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腊八粥？每一年的腊八，我会在端起腊八粥的时候，舀几匙洒在地上，遥祭外婆的在天之灵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也会在那天，去寺院里为家里的老人孩子祈祷一年的健康！

苹果图标 那年那月

回王婕

每当进入农历腊月，我时不时会想起腊八节和小时候吃腊八粥的事情来。

我的家乡土地贫瘠，十年九旱，只盛产小米和红薯。人民公社的时候，只能喝红薯小米汤，更不用说吃大米、小米干饭。肚子整天处于饥饿状态，所以孩子们总是盼啊盼，盼年节快点到来。因为只有过年了，孩子才有新衣穿，才能够吃顿饱饭。

传说，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他给一家财主放牛。有一天放牛归来路过一座独木桥，牛滑跌下桥将腿跌断。财主气得毒打了他一顿，还把他关进一间黑屋里不给饭吃。朱元璋饿了三天三夜，头昏眼花的在屋里乱扒，忽然发现墙角的老鼠洞里有米粒，他慢慢地再扒，原来是老鼠的一个大粮仓，里面不但有米有豆，还有五谷杂粮，他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用破衣服兜回家，用一个烂陶罐煮，没想到吃起来是那么有味而香甜。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，感觉什么饭都不好吃，忽然想起了当年这件事，就命御厨熬了一锅各种粮食混在一起的粥吃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腊月初八，因此就称为“腊八粥”。

我们家兄弟多，尽管母亲精打细算，勤俭持家，粮食仍然不够吃。因此我小时候很少吃上米饭，就是年年的腊八粥，也是用普普通通的小米煮成。记得我七岁时候，母亲早早煮熟了腊八粥，喂刚刚会走路的三弟吃，看我眼馋就对我说：“你长大了，你爹和你哥哥都在地里干活呢，等他们回来再吃。”

天寒地冻衣单体弱，脚上也没有棉鞋更没

## 难忘的粥香

有袜子可穿，越看越冷浑身直打哆嗦。我一边哈着热气暖手，一边贪婪地盯着弟弟的碗，实在挡不住香气扑鼻的粥味诱惑，就哭着对母亲说：“娘，我饿，娘，我冷。”

娘很果断地说：“等你爹回来再吃饭。”

我哀求地说：“娘，我很饿，只吃一碗。”
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感觉她的眼睛红红的，这才低下头说：“你自己去舀吧。”

我高兴极了，飞快地跑到厨房拿了碗，去锅里舀小米粥。可我人小粥黏，黏在勺子上老盛不到碗里去，我一抖勺子，一团热粥竟然掉在了脚面上，我急忙弯腰去擦，竟然把脚面上的一块肉皮给擦掉了，鲜血顿时流了出来，疼得我大哭起来……母亲跑来一看，也心疼地哭了。父亲回来后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孩子饿，你就让他先吃，穷人家哪有那么多规矩。”

一晃几十年，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了中年人，又要到今年的腊八节了，看着脚上的伤痕，又不由想起这件事来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每年过腊八节，饭店里，或各个家里，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腊八粥，比如用大米、小米、绿豆、黄豆、麦仁、花生、红枣、莲子等原料配合煮成，熟后再加些糖、核桃仁，粥稠味美，连空中都会飘着这幸福的粥香。

腊八节不免要早早起来，为家人做一锅腊八粥，然后围在一起吃着粥谈谈过去和未来。孩子们听着有关腊八粥的故事，感受着传统，寄寓来年的五谷丰登，一家人共同期望天下太平，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……

## 独家连载

### 我要富贵 (七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机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，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，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  
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烦，添麻烦，知道他们喜欢陈生，每次她们来找他，我都借故走开。对陈生，我从来都是公事公办，从不和他调笑，不讲多余的话，也不多看他一眼。

过去我知道国营单位人事关系复杂，没想到外资企业也是这样。

我再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。

自小我就是一个孤独的人。

小的时候，我随父母下放回老家。

被打倒的父亲，虽然也和农民一样耕田、种地、播种、除草、挑大粪、割水稻，但我们兄妹三个，并没有被那些农民的孩子接受。他们跳房子，打水漂，堵田缺，摸鱼，钓虾，跳绳，过家家，捉迷藏，做任何游戏，都不叫我们姐妹俩。我们俩只能在隔开几步远的旁边看着他们玩耍，追打，眼中心中充满羡慕。

父亲调回城里后，由奶奶带我们。奶奶

一人要看二伯家、小叔家和我们家一起六七个孩子，她怕看不过来，出危险，就把我和几个用绳子绑住一只脚，拴在桌腿上，除了吃饭时间，整天都只能围着这八平米的地方打转。大了才知道，这比犯人的自由还小。

我们一家返回县城时，我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。城里的同学，都嫌我土头土脑，一口农村土话，更没有人跟我玩。

慢慢地，我就习惯了一个个人的世界。

下课了，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看小人书，或静静看窗外树上的麻雀与蝴蝶，或看什么都没有的空气，看悄悄而下的连绵的雨丝，看一片一片交头接耳的树叶，或哼唱自己编的无名的曲调歌词。

放学了，同学们三三两两，一堆一群，有说有笑往家走。我总是装着上厕所，等所有的同学都走完后，才慢慢往家走。我不想一个人走在那一大堆说说笑笑的同学外，被人奇怪地看。

这种孤独感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，我的灵魂深处。

来海口的这三个月，真挚的爱情，出色的工作，创造的价值被肯定承认，曾使我的心充满绚丽的阳光，让我感到海口的天是那样地高远明媚，自由开阔。

如今那种灿烂明丽，渐渐被一层阴影遮去。

一、再见，不要永别  
看到存折上的钱，一点点在增多，喜悦之情，就会溢上心头。

我们计划，先打两三年工，存满五万元，就开我们自己的电子加工厂，从小干起，一点点扩大，自己当老板，不再受资本家剥削。

这是我俩的理想。

伟力公司的总公司在美国，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，香港是子公司，深圳和海口的公司是孙公司。海口的分公司，员工有五千多人。

进了这家外资公司才知道，资本家才是真正阶级分明，等级森严。

香港人和外国人，是不和大陆人交往的，也不一起吃饭。他们住的是美国大老板给他们包租的别墅，有专门的保姆给他们做饭。

大陆人中，管理层也就是所谓白领，是不与“坐拉”的工人说话的。白领人员吃的是小食堂，专门做的好菜好饭，住的是两人或一人一间的宿舍。

“坐拉”的工人，只能住16人大间的通铺，吃的是白菜煮肥肉片。

白领阶层，虽然拿的薪水比内地工人高出好多倍，但不平等的感觉，数他们最强烈。许多人在暗中都做着和我们一样的梦：存足钱，自己当老板，最好将来能请港台澳人士给自己打工，那就叫扬眉吐气。

第三个月领工资时，我领了1500多元。